

北山小集

五

北山小集



北山小集卷第十五



雜著

房太尉傳論

信安程 俱



天寶末天子避盜劔南房琯以憲部侍郎上謁普安
 建遣太子諸王鎮諸道於是太子為元帥都統治兵
 朔方穎王璲鎮成都凡劔南西川山南西道之師皆
 屬永王璘鎮荊州凡山南東道江西嶺南黔中之師
 皆屬豐王珣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盛王琦領江東
 河南淮南節度

璘璘皆不赴鎮故云領

祿山在京師見制書撫凡

驚咤曰誰為上畫此謀者吾不得天下矣自燕兵橫
潰四出天子疋馬走西南二京遂為盜守方是時天
下不知屬車之在所趙魏秦鄭梁宋之吏不種族無
類則懷印易衣而走耳甚則開關除道扶服叩軍門
其郡縣之民所為震心褫魄驚動耳目者非大燕之
號令則其旌旗兵甲與夫高車大纛為賊媒者也天
下必以謂遂無唐矣然於此時諸鎮崛然聲治兵問
其帥則皆天子之子也夫以帝子之衆名天下之兵名如
名田據走集張形勢雖不與大盜角逐而天下之心固
已有所係矣則是懷忠殉國者有所恃而赴功聞雞

夜舞並驅逐鹿之人亦有所憚而不爲矣余嘗論之
天下之事理近而功顯者雖常人可與去知焉至於
無用而有功言迂而効切者非明於大而進於幾蓋
不足以權此且亞父以楚心致民望武信君以范陽
令下燕趙淮陰以赤幟殲趙軍楚心非賢王范陽令
非國士赤幟非利兵也然三人卒賴以濟者豈非所
謂無用而有功言迂而効切者類乎夫諸王不足以
聞強虜明矣而瑄實以此係天下之心此瑄之謀大
識遠所以越常情萬萬者也然則中興帷幄之功果
孰為大而賀蘭進明徒以偏忿毀言激怒人主反其

功以為罪而肅宗遂信而疏之使肅宗有君人之明
其思之矣若曰吾既以元帥起北方北方之重兵賢
將吾有也西綴關中北俯賊巢便利之地也而誰忘
乎雖然天下大物也非有道者不能遺物非有公天
下之度莫能達天下之大計若肅宗宜其怨而疏之
矣自天寶至德後名相不為不多而琯獨巍然有大
臣之望天下稱之曰房公至名世立言之士莫不斂
衽改容稱其道德此豈私好而然哉然琯之本謀言
不見於編冊顧因進明之譖而後世知謀之出於琯
也至逆胡撫凡之事則史無傳焉獨見於司空圖之

詩圖親仕唐室司詞命至大官其言必有自可信不
疑余觀德宗之幸奉天也李晟請駐蹕邠梁以係天
下之心僕固懷恩紿回紇以入寇亦曰天可汗弃天
下中國無主衆是以從彼逆胡智宜足以知此是其
所以撫几而歎耶

侑坐元龜序

治亂之端率常隱於尋常忽眇之間初若不足畏嚮
者積而致之至於不可禦善惡皆然治亂因之觀秦
漢以來享國歷世唯唐最長而中絕於孽后敗亂於
豔妃陵夷於宦官衰弱於藩鎮所經之變不一未有

不生於所忽而積於至微以至於大壞而不可復振者使禍福之來常如山摧川潰霆震而至則雖至愚孰不知所避就唯其隱於尋常忽眇之間初若不足畏嚮者故蹈覆轍而不知常相踵也方天下初定魏證勸太宗以行仁義以致太平者如封倫輩往往笑而排之唯太宗能用其言行於寢食起居造次顛沛之間卒以致正觀之治然求其若為仁若為義者則未易彰彰論之豈非其積微故其成速耶及明皇在位久當盈成豐豫之時春秋既高方且寵一婦人進一小人退一正士逍遙遊宴姑以樂其當年意必

以謂是豈足以傷生害治又况亂天下者乎卒之百
敝隨生搶攘悖繆至於逆胡稱兵陷兩京焚九廟四
海橫潰而卒至於衰微此何故也豈非生於所忽而
積於至微以底於是哉唐之治亂善惡之大致較然
明白者前哲論之備矣余獨取其治亂善惡之萌而
禍亂之所由生足以爲世戒者裒而爲書名之曰脩
坐元龜云元符庚辰秋八月信安程俱謹序

復古編序

程子曰學之不可以不專也涉其流者未有能極其
原游其藩者未有能覩其奧不極其原不覩其奧求

其是且精焉無有也夫支左詘右夫人而射也稱養
叔鈞絃柱指夫人而琴也稱子野上下千百載間學
是者亦衆矣而二子擅焉豈不以其專以精乎吳興
張有弱冠以小篆名自古文奇字與夫許氏之書了
然如燭照而數計也它書餘藝一不入於育中蓋其
專如此故四十而學成六十而其書成復古之編是
矣余嘗論其書曰小篆之作自嶧山真刻不傳至唐
字學雖盛而以篆法蓋一時名後世者惟李陽冰爲
稱首徐鉉後出筆力勁古遂出陽冰上近世名筆固
多其分間布白規園繩直不工而筆力勁古少復鉉

比今有自振於數千載後獨悟周秦石刻用筆意落
紙便覺岐陽嶧山去人不遠二卷三千言據古說文
以爲正其點畫之微轉側從衡高下曲直毫髮有差
則形聲頓異自陽冰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
其精且博又如此然其寄妙技於言意之表守古學
於寂寞之濱固非淺俗之所能識也且漢之諸儒比
肩立而揚子雲以識字稱韓文公言語妙天下而猶
自謂略須識字字亦豈易識哉觀復古之編則其於
識字幾矣使人之於學也皆能致其專而求其是旣
得之又能守其所學而不與時上下則學雖有大小

其有不至者哉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矣張翁求余文以信其傳因叙次如此政和三年九月朔信安程俱叙

賀方回詩集序

鑑湖遺老詩凡四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詩鍛練出入古今爲集中第一其餘大抵名家作也余少讀唐實錄與會稽石刻見賀季真弃官本末方開元天寶之交天下號無事文學士見貴重季真出入禁省冠道山友儲副極當世華寵然一旦不顧去爲千秋觀道士使人望之超然如雲漢過秦望行剡川未嘗不悠然遐想也季真去後四百二十載建中辛巳歲

始識其孫方回五湖上蓋鑑湖遺老也方回落落有才具觀其詩可以知其中間罷錢官及通守兩郡輒謝病去爲祠岳吏又一旦掛衣冠客吳下窮達雖不同其勇退樂閑故有鑑湖餘味然余謂方回之為人蓋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時俠氣蓋一座馳馬走狗飲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有時俛首北窻下作牛毛小楷雌黃不去手反如寒苦一書生方回儀觀甚偉如羽人劒客然戲爲長短句皆雍容妙麗極幽閑思怨之情方回忼慨多感激其言理財治劇之方疊疊有緒似非無意於世者然遇軒裳角逐之會常如怯夫

處女余以謂不可解者此也余竒窮抗辭可憎方回
多交遊乃獨以集副授余曰子好直美惡無溢言爲
我評而叙之此亦豈其不可解之一端耶政和三年
癸巳歲十月朔信安程俱叙

漢儒授經圖序

古者尊師而重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安國授經
昭后死為之服亘榮傳明帝於東宮及即尊位幸其
第至里門下車擁經而前蓋其嚴如此漢興諸儒以
經誼專門教授故學者必有師承源流派別皆可推
考歷東漢二晉以迄有唐餘風猶有存者然其間大

儒間出不專以一經章句授諸生如王通行道於河汾之間韓愈抗顏於元和之際故從之學者其於行已成務作為文章皆足以名世而垂後如魏證王珪李翱皇甫湜之徒是也陋哉夏侯勝之言也曰士病經術不明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夫所貴於學者豈專為是哉而勝以利誘諸生何也西漢之俗固已尚通達而急進取矣又使士專為利而學學而仕仕而顯則不過容悅患失之人而已如張禹以經為帝師位丞相而被倖臣之目後世議者至以謂西漢之亡以張禹谷永亦号博通諸經然因災異之對枉公議以阿

王氏二人者皆成帝所取決有識所企望而當漢之所
以存亡之機者也然且不顧方懷姦而徇利豈其志
本在於青紫故耶抑天姿然也後世君子一志於青
紫者衆求師務學者寡學者亦無所師承此余所以
常恨生之晚也方祖宗隆盛之時如孫明復胡翼之
以經術楊文公歐陽文忠以學問文章爲一時宗師
學者有所折衷而問業焉王荊公出以經義授東南
學者及得君行政於天下靡然宗之元祐間蘇子瞻
以文章主英俊之盟亦云盛矣余病卧里中讀西漢
儒林傳觀其師弟子授受之嚴所謂源流派別皆可

推考者竊有感焉且浮屠氏自釋迦父佛傳心法與夫講解之宗至于今將二千年而源派譜牒如數一二下至醫巫祝卜百工之伎莫不有所師如吾儒師承之道乃今蔑焉所謂學官師弟子如適相遇於塗耳蓋可歎也則其事業之不競語言之不工名節之不立無足怪者因以漢儒授經爲圖以想見漢興之風範云建炎四年六月三十日信安程俱序

題酈生長揖圖

李伯時作酈生長揖圖直作高皇踞牀兩女子洗而酈生長揖此徒見漢高無禮食其不屈之意而無以